



当代浙江学术文库
DANGDAI ZHEJIANG XUESHU WENKU

沈宋体

李娟 著

「沈宋体」 研究

SHENSONGTI YANJIU

本书通过对沈佺期、宋之问的全面观照，包括其经历、交游、所处时代，以及与同时期诗人的比较等，并结合对沈、宋作品从声韵到字法、句法的技术分析，来探索「沈宋体」的生成原因、理论基础和创作演进，并对「沈宋体」在律体定型中的作用做出客观评价。



浙江大学出版社

「沈宋体」研究

李娟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沈宋体”研究 / 李娟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5.3

ISBN 978-7-308-14169-7

I. ①沈… II. ①李… III. ①唐诗—诗歌研究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91005 号

“沈宋体”研究

李 娟 著

责任编辑 张小苹

封面设计 绪设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林智广告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5.75

字 数 250 千

版印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4169-7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0571) 88925591; <http://zjdxcbs.tmall.com>

浙江省社科联省级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金资助出版（编印· 2014CBB05 ）

当代浙江学术文库

DANGDAI ZHEJIANG XUESHU WENKU



目 录

引 论	1
上 编 “沈宋体”形成论	
第一章 “沈宋体”释名	22
第二章 “沈宋体”形成前的诗歌律化进程	30
第一节 诗歌律化进程的起点	31
第二节 沈约声律理论与“永明体”诗歌	37
第三节 梁陈宫体诗与诗歌律化进程	49
第三章 “沈宋体”形成前的初唐社会和初唐诗坛	56
第一节 初唐社会政治环境及其对创作风气的影响	57
第二节 初唐诗坛概况及沈、宋在其中的地位	66
第三节 初唐诗学著述及其对沈、宋的影响	72
第四章 沈、宋生平遭际与“沈宋体”的形成	86
第一节 沈、宋生平遭际概述	87
第二节 执从应制时期：声律技巧的成熟	94
第三节 贬逐南方时期：抒情内质的强化	110

下 编 “沈宋体”创作论

第一章 首创工密：诗歌声律的成熟	120
第一节 “沈宋体”的用韵考察	122
第二节 “沈宋体”的平仄与对仗	136
第二章 清新刚健：创作技巧的发展	159
第一节 语言锤炼之功和构思造境之巧	161
第二节 情感内蕴之真和刚健风骨的初构	175
第三章 突破宫廷狭隘：题材内容的拓展	188
第一节 山水行役与田园隐逸题材	189
第二节 边塞题材与送别题材	195
第四章 “沈宋体”与律体定型	199
第一节 律体定型诸说	200
第二节 “沈宋体”在律体定型中的地位	207
余 论	216
附 录 二十世纪以来的沈、宋及“沈宋体”研究综述	220
主要参考文献	240
关键词索引	244
后 记	246

引 论

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最高峰,唐诗一直是学术界的关注热点,若依据明人高棅在《唐诗品汇》中“初、盛、中、晚”的四分法^①,以此观照现代学术界对唐诗各阶段的研究状况,不难发现,处于唐诗开局地位的初唐诗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由于被认为是南北朝文学纤弱绮靡风气的延续,初唐诗歌在当时就备受指斥,杨炯在《王勃集序》中指出:“尝以龙朔初载,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糅之金玉龙凤,乱之朱紫青黄,影带以徇其功,假对以称其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②这种否定在历代都得到了不少响应,如“调入初唐,时带六朝锦色”^③、“唐初沿其卑靡浮艳之习,句栉字比,非古非律,诗之极衰也”^④等,这也造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进入现代化进程以来,初唐诗歌在学术界不受重视的事实。在二十世纪的前四十年中,初唐诗歌的研究成果仅限于一些文学史、诗歌史中吉光片羽式的散论,这种状况持续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才得到根本改善。与此相关,学术界对初唐诗人的研究也并不充分,其中沈佺期、宋之问这两位一直以来因人

^① 高棅《唐诗品汇总叙》曰:“有唐三百年,诗众体备矣……略而言之,则有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之不同。”见高棟《唐诗品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8页。

^② 杨炯:《王勃集序》,见《全唐文》卷一九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851页。

^③ 陆时雍:《诗镜总论》,见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11页。

^④ 叶燮:《原诗》卷一,见王夫之等《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569页。

品卑劣受人诟病的诗人更是在研究中处于尴尬境地。

一方面沈佺期和宋之问是初唐时期极为重要的两位诗人，他们在律体定型中的贡献很早就得到承认，中唐时元稹已将“沈宋”与“律诗”联系起来，称：“唐兴，学官大振，历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①《新唐书·宋之问传》中也提到：“魏建安后迄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及之问、沈佺期，又加靡丽，回忌生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曰沈、宋。”^②均肯定沈、宋在“诗律屡变”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至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第一次明确提出“沈宋体”这一概念，并将“沈宋体”与律诗合而为一，称为“沈宋律诗”^③。其后历代诗话中的类似评语不胜枚举。“沈宋体”与律体定型的具体关系还可进一步探讨，但历代诗评亦足以说明沈、宋在诗歌律化进程中占据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历代评论中对沈、宋人品的责难也从未停止，即便进入二十世纪以来，沈、宋的人品依然令不少学者耿耿于怀。闻一多先生对宋之问的评论较有代表性，他在肯定宋之问创作成就的同时，亦不忘提及其人品缺陷：“可是他的诗的确高明，正如明代的严嵩和阮大铖，诗风和人品是那样的不相称”、“是古今文人无行的重要代表”、“人格的卑污下流却是臭名昭著的”。^④因此，尽管沈、宋在诗歌创作上取得相当大的成就是无法回避的事实，但在要求诗品与人品吻合一致的评价标准下，学术界在一段时期内对沈、宋的诗歌创作采取了贬抑的态度，有关沈、宋的研究成果远远逊色于同时代的其他诗人，对“沈宋体”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

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随着初唐诗歌研究的不断深化，以及研究观念的转变，对沈、宋及其诗歌创作的研究持论才渐趋公允，关注者日众，取得了一些成绩，“沈宋体”也开始进入学者的视野。从既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或对沈、宋诗歌创作概而略论，或对其生平事迹、诗作真伪加以考辨，或对二人诗品人品进行探讨，较少对“沈宋体”做专门研究，故有关“沈宋体”的研究还

① 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见《全唐文》卷六五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946页。

②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〇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751页。

③ 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48页。

④ 郑临川：《闻一多论古典文学》，重庆出版社1984年版，第97页。

存在较大的拓展空间,这也是笔者选择这一论题的原因之一。

此外,若将“沈宋体”置于诗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以现代学术眼光加以考量,不难发现其对唐诗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中,唐诗是一座令后人高山仰止、难以企及的高峰,诗人之众多、作品之丰富,均远超前代,从体裁看,既有乐府、歌行等古体诗,律体也已最后定型,达到了众体兼备的程度。其中代表唐诗最高成就的是律诗的创作,正如许学夷《诗源辩体》所云:“然唐诗之所以独工者,盖由齐梁渐入于律,至唐而诸体具备,其理势宜工。”^①律体定型完成于初唐,其在篇制、押韵、平仄、对仗等方面都有着相当严格的规定,因与古体相区别,故后世也称“近体”,大致可分为律诗、排律、绝句三大类。虽然初唐时期既乏大家也少佳篇,也没有出现影响深远的诗派,但在这一时期定型的律体却在体裁上为盛唐诗歌的繁荣做好了必要准备,其对唐诗发展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对律体定型起到关键作用的正是“沈宋体”诗歌,沈、宋吸取前人在实践和理论等方面的有益经验,“回忌声病,约句准篇”,以五言为主,创作了大量工密严整的诗歌,后人以“沈宋体”统称之。分析“沈宋体”诗歌可知,五言律诗体制已经定型,七言律诗的体制也渐趋规范,可以说,正是这部分“沈宋体”诗歌为一般诗人提供了律体写作的范例。除了在诗体形式方面的推进作用外,“沈宋体”亦在诗歌的创作技巧、题材内容等方面有创新之功,对唐诗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综合以上两方面原因,故将研究视点着落于此。

二

在对“沈宋体”及其创立人沈、宋进行系统研究前,有必要对已有的研究成果作一番回顾整理。

(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学术界对沈、宋的研究非常有限,没有出现单篇的专题论文,只在文学史、诗歌史或其他论著的相关篇章稍有提及。综

^① 许学夷:《诗源辩体》卷三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30页。

观这些研究成果，均沈、宋并举，将二人的诗歌创作以贬谪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对后期诗歌创作的评价高于前期，虽然肯定沈、宋在诗歌格律发展中的贡献与作用，但大多寥寥数语带过，无意深入，以下择其要者略述之。

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①在第四编《近古文学史》中有若干章节提及沈、宋，在指出沈、宋诗歌“浮靡”缺点的同时，亦肯定他们诗歌形式的精切美观。李维的《诗史》用了三章的篇幅论述《初唐诗体与沈宋》^②，肯定沈、宋在初唐诗体建设中的作用，这在后代的诗歌史中也极为少见，遗憾的是书中论述平平，缺乏新意。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在中卷《中代诗史》第三篇《初盛唐诗》^③中，较有创见地把初唐诗人分为两群：一是反对齐、梁风尚的，以王绩、陈子昂为代表；一是继承齐、梁而加以改进的，沈、宋属于这一群，认为沈、宋的功绩在于诗体的完成，并指出七绝七律到沈、宋已经成熟。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将初唐文学分割为第二十三章《隋及唐初文学》和第二十四章《律诗的起来》两部分^④，特别强调沈、宋对绝句、排律的建立之功，在七言律诗的成立上，认为沈、宋主要是“倡始号召之功”。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闻一多先生在唐诗研究方面取得不少成果，其中偶有涉及沈、宋之处，观点大胆新警。他认为王、杨和沈、宋一脉相承，“就奠定五律基础的观点看，王杨与沈宋未尝不可视为一个集团，因此也有资格承受‘四杰’的徽号”^⑤，而沈、宋在当时被推重的原因在于其五律诗创作，“五律无疑是唐诗最主要的形式，在那时人心目中，五律才是诗的正宗”^⑥。此外，他认为沈佺期的《独不见》是开启时代新风的首创作品，对宋之前的古体诗创作也予以肯定。

稍后出现的一些综合性论著中，涉及沈、宋的部分大多沿袭成说，不再

① 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中华书局1918年版。

② 李维：《诗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据石棱精舍1928年版编校再版），第92—109页。

③ 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大江书铺1931年初版），第339—350页。

④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北平朴社1932年初版），第272—311页。

⑤ 闻一多：《四杰》，见《唐诗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5页。

⑥ 闻一多：《四杰》，见《唐诗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页。

一一列举,值得一提的有以下几部: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①评论沈、宋,“律诗到他们的手里,是完全成熟,后人再无须修改了。不管这些诗的格调是如何的低,宫体的气味是如何的浓厚,他们在诗史上,总是有相当地位的”^②。苏雪林的《唐诗概论》第四章《沈宋与律诗》^③将律诗成立归功于沈、宋,并提出原因在于齐梁以来的酝酿、前人对对偶的讲求和帝王的熔陶。邱琼荪的《诗赋词曲概论》在第四章第四节《唐代的诗》中,指出“沈佺期、宋之问乃确立律诗的格式,而被称为律诗之祖者”^④。郑宾的《中国文学流变史》第六章有《上官体与沈宋的诗律》一节^⑤,对沈、宋诗歌的论述较为具体,他在郑振铎提出的沈、宋对律诗有“倡始号召之功”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这与沈、宋在官场上的地位有关。

建国后出版的一些新编文学史中,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部。此书对沈、宋的诗歌创作采取了更为宽容的态度,除了肯定沈、宋在诗歌声律方面的贡献外,也不否定沈、宋的诗歌创作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尽管沈、宋两人都还没有摆脱齐梁的影响,但这些诗都有一定的生活体验作基础。语言的锤炼,气势的流畅,和齐梁浮艳之作不同。”^⑥另有马茂元的《读两〈唐书·文艺(苑)传〉札记》^⑦一文注意到了沈、宋的区别,并对二人的生平事迹进行了考证。

总体而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沈宋体”乏人问津,对沈、宋的研究也零散不成体系,基本停留在一般性的概述上,成果寥寥无几,处于研究的发轫期。

^① 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初版分为上下卷,上卷完成于1939年,于194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下卷完成于1943年,出版于1949年,因笔者未见初版,故以下有关此书的引文按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标注页码。

^②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60页。

^③ 苏雪林:《唐诗概论》,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27—32页。

^④ 邱琼荪:《诗赋词曲概论》,中国书店1985年版(据中华书局1934年版重印),第103页。

^⑤ 郑宾:《中国文学流变史》,上海北新书店1936年版,第262—278页。

^⑥ 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25页。

^⑦ 马茂元:《读两〈唐书·文艺(苑)传〉札记》,见《马茂元说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146页。

(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

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初唐诗歌逐渐引起学者们的关注,成果日增,九十年代之后,研究更是出现很大的飞跃,与此相关,学术界对于初唐诗人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绩,沈、宋研究开始进入发展期,并出现了有关“沈宋体”的专题论文。尽管相比同时代的初唐四杰、陈子昂等人,有关沈、宋及“沈宋体”的研究仍相对冷清,但较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无论是研究方法,还是研究的深广程度,都呈现出可喜的变化,概而言之,有以下特点:

其一,研究观念发生改变。此前的不少学者对沈、宋人品指斥严厉,因之贬抑二人诗歌创作的情况不在少数,但“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①,这种因人废文的做法并不可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这种情况得到改善,不少研究者认为应当看到作品的相对独立性,“对作品的思想艺术分析毕竟不能用对作家的道德评价来替代”^②,这样的研究心态无疑更为客观,有助于沈、宋及“沈宋体”研究的全面深入。

其二,研究范围得到拓展。除了对沈、宋人品和诗歌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外,还出现了一些新的热点,如沈、宋贬谪后的心态与创作,沈、宋及“沈宋体”在律体定型中的作用等,一些专题论文在这些问题上论述较为深入。沈、宋对唐诗发展的贡献和影响,也开始被研究者们关注,此外,还出现了对沈、宋的生卒、交游、诗集,乃至诗歌用韵等的考辨研究。

其三,研究成果日渐丰富。据粗略统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2005年,有关沈、宋及“沈宋体”的单篇论文达到56篇,其中单论沈佺期的13篇,单论宋之问的25篇,沈、宋并论的10篇,沈、宋与其他诗人并论的7篇,“沈宋体”1篇。在一些以初唐诗歌为研究对象的论著中,也有不少篇章对沈、宋及“沈宋体”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诗集的整理注释也取得了零的突破。

以下分沈佺期生平研究、宋之问生平研究和沈、宋诗歌研究三个方面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沈、宋及“沈宋体”研究逐一进行介绍。

① 鲁迅:《“题未定”草》,见《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6页。

② 陶敏、易淑琼:《沈佺期宋之问集校注·前言》,中华书局2001年版。前言的一部分以《沈宋论略》为题发表于《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第6—10页,因前言内容更全,故在下文研究成果的综述中,取前言而舍论文。

1. 沈佺期生平研究

关于沈佺期的生卒年尚无专门论文考证,各种观点散见于文学史、诗歌史或其他论著中,均未展开考论。综合吴海林、李延沛编著的《中国历史人物生卒年表》^①、连波和查洪德校注的《沈佺期诗集校注》所附《沈佺期年谱》^②、刘开扬的《唐诗通论》^③、宇文所安的《初唐诗》^④、傅璇琮主编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初盛唐卷)^⑤等书的观点可知,沈佺期生年约在唐高宗永徽元年(650)至唐高宗显庆元年(656)之间,有650年和656年二说,卒年在唐玄宗先天元年(712)至唐玄宗开元四年(716)之间,有712年、713年、714年、716年诸说。沈佺期的生卒年目前尚无定论,有待进一步考证。

关于沈佺期生平事迹的研究,八十年代后成果较多,据笔者所见,有:李云逸的《沈佺期“考功受赇”考辨》^⑥、《沈佺期“配流岭表”考辨》^⑦;傅璇琮的《唐才子传校笺·沈佺期》^⑧;谭优学的《沈佺期行年考》^⑨;查洪德的《沈佺期年谱》^⑩;陶敏、陈尚君的《唐才子传校笺·沈佺期》^⑪;傅璇琮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初盛唐卷)^⑫;杨墨秋的《初唐诗杂考三十一·沈佺期贬台州录事参军时间考》^⑬、《初唐诗杂考四十四·沈佺期配流岭表原因考辨》^⑭;陶

^① 吴海林、李延沛:《中国历史人物生卒年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8页。

^② 连波、查洪德:《沈佺期诗集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18—230页。

^③ 刘开扬:《唐诗通论》,巴蜀书社1998年版,第77页。

^④ 宇文所安:《初唐诗》,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59页。

^⑤ 傅璇琮:《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初盛唐卷),辽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149、533页。

^⑥ 李云逸:《沈佺期“考功受赇”考辨》,载《学术论坛》1983年第3期,第97—99页。

^⑦ 李云逸:《沈佺期“配流岭表”考辨》,载《学术论坛》1983年第4期,第96—98页。

^⑧ 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第一卷),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5—84页。

^⑨ 谭优学:《沈佺期行年考》,见《唐诗人行年考续编》,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38—63页。

^⑩ 查洪德:《沈佺期年谱》,见连波、查洪德《沈佺期诗集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18—230页。

^⑪ 陶敏、陈尚君:《唐才子传校笺》(第五册),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8—10页。

^⑫ 傅璇琮:《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初盛唐卷),辽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149—533页。

^⑬ 杨墨秋:《初唐诗杂考三十一·沈佺期贬台州录事参军时间考》,载《江海学刊》1998年第2期,第89页。

^⑭ 杨墨秋:《初唐诗杂考四十四·沈佺期配流岭表原因考辨》,载《江海学刊》2000年第3期,第64页。

敏、易淑琼的《沈佺期宋之问简谱》^①和翟海霞的《沈佺期驩州赦归考辨》^②等。其中傅璇琮的《唐才子传校笺·沈佺期》对沈佺期由协律、考功郎受赇到长流驩州之间的事迹做出重要补正，对于沈佺期受赇入狱的时间，认为有长安四年（704）和长安元年（701）两种可能，流于驩州则在中宗神龙元年（705）春初，并据《旧唐书·中宗记》和沈佺期的《哭苏眉州崔司业二公》诗，考其北归的具体年月为“神龙三年七月宣赦，是年八月即北归途径潭州”。查洪德的《沈佺期年谱》附见于连波、查洪德校注的《沈佺期诗集校注》，是较为详细的沈佺期年谱。另陶敏、易淑琼的《沈佺期宋之问简谱》，对沈佺期生平事迹做了简单勾勒。

目前在沈佺期的生平研究中，一些关键事迹如受赇入狱、遇赦北归等的时间尚有歧说，有待考证。

2. 宋之问生平研究

八十年代之前，对于宋之问的生卒年，学术界大致有以下两种观点：闻一多先生认为，宋之问生于高宗显庆元年（656），卒于玄宗先天元年（712）；苏雪林的《唐诗概论》认为宋之问约生于高宗永徽元年（650年），卒于玄宗先天元年（712）。八十年代后，对宋之问的生卒年，大多数论著均从闻一多的观点，如刘开扬《唐诗通论》、乔象钟和陈铁民主编的《唐代文学史》、傅璇琮《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初盛唐卷）等。此外，也出现几种新的观点：王达津的《宋之问与〈灵隐寺〉诗》^③一文认为宋之问生年为高宗显庆五年（660），卒年为景龙四年（即景云元年，710）；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④将宋之问卒年定为约713年；另有龚延明《初唐一首灵隐寺诗作者的再探索——兼考骆宾王、宋之问生年》^⑤一文，将宋之问生年考为671年。

① 陶敏、易淑琼：《沈佺期宋之问简谱》，见《沈佺期宋之问集校注》，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776—811页。

② 翟海霞：《沈佺期驩州赦归考辨》，载《青海师专学报》2002年第5期，第32—34页。

③ 王达津：《宋之问与〈灵隐寺〉诗》，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第12—16页。

④ 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中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4页。

⑤ 龚延明：《初唐一首灵隐寺诗作者的再探索——兼考骆宾王、宋之问生年》，载《杭州大学学报》（哲社科学版）1980年第1期，第133—135页。

关于宋之问生平事迹的研究成果较多,其中有论文 18 篇,内容涉及籍贯、交游、贬谪、告变、卒地等诸方面,按发表年份排列,统计如下:傅璇琮《关于宋之问及其与骆宾王的关系》^①和《唐代诗人考略·宋之问》^②、龚延明《初唐一首灵隐寺诗作者的再探索——兼考骆宾王、宋之问生年》、王达津《宋之问与〈灵隐寺〉诗》、马斗全《宋之问的籍贯及〈渡汉江〉诗》^③、昭民《宋之问“赐死”钦州考》^④、王启兴《宋之问生平事迹考》^⑤、刘振娅《宋之问两谪岭南新考》^⑥、郁贤皓《宋之问事迹和交游五题考辨——与谭优学先生商兑》^⑦、杨墨秋《宋之问与崖口、五渡》^⑧、张锡厚《宋之问告变考补》^⑨、陶敏《宋之问卒于桂州考》^⑩、刘振娅《对宋之问研究的几点质疑》^⑪、杨墨秋《宋之问研究二题》^⑫、杨恩成《宋之问与骆宾王联句质疑》^⑬、杨墨秋《初唐诗杂考二十八·宋之问贬泷州“召回”新考》^⑭、杨墨秋《初唐诗杂考十五·宋之问任司礼主簿时间辨》^⑮和《初唐诗杂考二十九·王勃与宋之问交游考》^⑯等。此外,一些著作中也有对宋之问行迹的详细考辨,如:傅璇琮《唐才子传校

^① 傅璇琮:《关于宋之问及其与骆宾王的关系》,载《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第17—21页。

^② 傅璇琮:《唐代诗人考略·宋之问》,原载中华书局《文史》1980年第8辑。

^③ 马斗全:《宋之问的籍贯及〈渡汉江〉诗》,载《中州学刊》1982年第6期,第91—93页。

^④ 昭民:《宋之问“赐死”钦州考》,载《学术论坛》1982年第6期,第97页。

^⑤ 王启兴:《宋之问生平事迹考》,载《贵州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第40—47页。

^⑥ 刘振娅:《宋之问两谪岭南新考》,载《文学遗产》1988年第6期,第75—84页。

^⑦ 郁贤皓:《宋之问事迹和交游五题考辨》,载《文学遗产》1993年第1期,第26—31页。

^⑧ 杨墨秋:《宋之问与崖口、五渡》,载《江海学刊》1993年第1期,第183—184页。

^⑨ 张锡厚:《宋之问告变考补》,载《中国文化》1996年第2期,第101—111页。

^⑩ 陶敏:《宋之问卒于桂州考》,载《文学遗产》2000年第2期,第125—127页。

^⑪ 刘振娅:《对宋之问研究的几点质疑》,载《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第59—64页。

^⑫ 杨墨秋:《宋之问研究二题》,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02年第3期,第26—30页。

^⑬ 杨恩成:《宋之问与骆宾王联句质疑》,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版)2003年第6期,第28—31页。

^⑭ 杨墨秋:《初唐诗杂考二十八·宋之问贬泷州“召回”新考》,载《江海学刊》1997年第5期,第174页。

^⑮ 杨墨秋:《初唐诗杂考十五·宋之问任司礼主簿时间辨》,载《江海学刊》1995年第4期,第29页。

^⑯ 杨墨秋:《初唐诗杂考二十九·王勃与宋之问交游考》,载《江海学刊》1997年第1期,第49页。

笺·宋之间》^①;谭优学《宋之间行年考》^②;陶敏、陈尚君《唐才子传校笺·宋之间》^③;傅璇琮《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初盛唐卷);陶敏、易淑琼《沈佺期宋之间简谱》等。从以上研究成果来看,关于宋之间的生平事迹,目前还有不少问题尚无定论,在学术界引发了一些争论,主要集中在宋之间的籍贯、与骆宾王联句成诗《灵隐寺》一事和宋之间的卒地等几个问题上。关于宋之间的逐年行踪,有不少论文、著作进行了细致的考辨,其中谭优学的《宋之间行年考》、傅璇琮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陶敏、易淑琼的《沈佺期宋之间简谱》考索详尽,可资参考。此外,傅璇琮的《唐才子传校笺·宋之间》对宋之间生平的重大事件进行了笺证。

在八十年代之前,指责宋之间人品卑劣之声不绝,但并无深入的考辨论述。八十年代之后,对宋之间的人品研究出现了一些专题论文,立场可分为两种,一是持完全否定态度,有常平《宋之间与〈代悲白头翁〉的著作权案》^④、盛海耕《小人宋之间》^⑤、赵彩芬《由〈渡汉江〉看宋之间诗格与人格的背离》^⑥等。另一种则认为宋之间人品并非高尚,但也未必如旧史所载那么龌龊,一些主要劣迹是否属实还有待求证,同时强调人品不能等同于诗品或者文品,不该因道德上的缺点贬低其诗歌成就,主要论文有:沙先一《试论沈佺期宋之间的两重人格及其审美境界》、陶敏、易淑琼《沈佺期宋之间集校注·前言》、周斌《人品污下而恶归焉——宋之间人品的接受情形诠释》^⑦、尹贤《宋之间告密及其他》^⑧等,其中有两篇沈、宋并论。

3. 沈、宋诗歌研究

对沈、宋诗歌的研究,大多二人并论,除了对诗歌创作的综合评述外,还

① 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第一卷),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5—96页。

② 谭优学:《宋之间行年考》,见《唐诗人行年考续编》,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1—37页。

③ 陶敏、陈尚君:《唐才子传校笺》(第五册),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0—14页。

④ 常平:《宋之间与〈代悲白头翁〉的著作权案》,载《文史哲》2003年第6期,第27—32页。

⑤ 盛海耕:《小人宋之间》,载《中华诗词》2004年第10期,第45—47页。

⑥ 赵彩芬:《由〈渡汉江〉看宋之间诗格与人格的背离》,载《邢台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第69—70页。

⑦ 周斌:《人品污下而恶归焉——宋之间人品的接受情形诠释》,载《阴山学刊》2005年第2期,第13—16页。

⑧ 尹贤:《宋之间告密及其他》,载《中华诗词》2005年第4期,第51—52页。

包括其他诸多方面的内容,从研究成果看,出现了一定数量的专题论文,此外在一些文学史和唐诗研究论著中也有涉及。

其一,关于沈、宋诗集的考辨整理。迄今为止,未见有对宋之问诗歌进行单独整理。沈佺期诗歌的整理成果有查洪德、连波的《沈佺期诗集校注》,此校注本存在不少问题,故其后王友胜撰有《〈沈佺期诗集校注〉注释商兑》^①一文,对此书中存在的问题摘要条述,指出其中的误注、失注现象,以正其讹误,补苴罅漏。200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由陶敏、易淑琼校注的《沈佺期宋之问集校注》,将二人作品合刊,是目前所收作品最为完备、注释最为详切的校注本。此外还有陶敏的《〈宋之问集〉考辨》^②一文,就宋之问诗集中诗篇的收录情况对宋之问诗集的流传存佚做出考订,有助于对宋之问诗集的整理研究。2002年有两篇硕士学位论文,刘正平的《沈佺期诗集与诗歌研究》^③和朱红霞的《宋之问研究》^④,其中也有对沈、宋诗集的辨析,可资参考。此外,还有杨墨秋的《宋之问任职朝廷期间部分诗文系年考辨》^⑤和陶敏的《沈佺期〈峡山诗〉〈峡山赋〉均为伪作》^⑥等论文对沈、宋诗歌进行考辨。

其二,关于对沈、宋诗作的综合评述。这一时期出现一些对沈、宋诗歌创作全面考察的论文,基本肯定沈、宋在唐诗发展中,除了对诗歌声律化进程的促进作用外,还做出了其他贡献,计有刘开扬《关于沈佺期、宋之问诗的述评》^⑦、葛晓音《论宫廷文人在初唐诗歌艺术发展中的作用》^⑧、房日晰《论

^① 王友胜:《〈沈佺期诗集校注〉注释商兑》,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6年第4期,第33—36页。

^② 陶敏:《〈宋之问集〉考辨》,载《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5期,第3—6页。

^③ 刘正平:《沈佺期诗集与诗歌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年。

^④ 朱红霞:《宋之问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年。

^⑤ 杨墨秋:《宋之问任职朝廷期间部分诗文系年考辨》,载《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第118—122页。

^⑥ 陶敏:《沈佺期〈峡山诗〉〈峡山赋〉均为伪作》,载《铁道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第49—50页。

^⑦ 刘开扬:《关于沈佺期、宋之问诗的述评》,载《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第4期,第61—66页。

^⑧ 葛晓音:《论宫廷文人在初唐诗歌艺术发展中的作用》,原载《辽宁大学学报》,后收入《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44页。